

層層疊疊的秋

「如何密密深深地，忽有層層疊疊山。」雖說節氣已過立冬，但北國仍是一派秋天氣象。白蠟樹、藥樹的葉子欲落還留，欲說還休，在樹林間走着走着，忽然就有了一層層疊疊的感覺。

就像郁達夫在《故都的秋》裏那一聲悠長的問候「一層秋雨一層涼」——秋天的溫度、色彩、聲響、氣息，就是這麼漸變的，彷彿上釉的景泰藍，一層一層地塗，一層一層地點，一層一層地燒，最終才能平滑一體。

地上的落葉是層層疊疊的，雖然不厚，但踩上去總有綿軟彈性的錯覺。樹上的也是層層疊疊的。夏日裏那濃密厚重的綠塊，被來來回回穿梭的秋風給梳出了層次，斑駁相間又互相掩飾。四合院層層疊疊的屋瓦上，漸次枯黃的草也層層疊疊的。

秋聲也是層層疊疊的。不過你要躲進那窄窄彎彎的胡同裏，避開大馬路上轟鳴的車輛。藍天白雲之下倏然劃過的鴿哨，籠子裏不安分的蟋蟀和「油葫蘆」，疊韻出秋日別樣的腔調。果欄裏，黃色的鴨梨、橙色的柿子、紅色的山楂新上市，層層疊疊出豐收的色彩。

氣味也是層層疊疊的。花生、糖葫蘆，如今是一年四季都有。但栗子、紅薯，只在秋天才能綻放出最美的味道。幾乎每一條街，都有賣栗子的小店和板車。糖炒栗子用黑砂翻炒得油亮，紅薯用炭火煨熟直到流出的糖漿凝結，又香又甜又綿。混合着醇厚溫樸的香甜氣息，給人的味蕾和腸胃一個物美價廉的大滿足。細細咀嚼之餘，頗有歲月靜好的享受。如清人所說，「有味外之味」。

晚秋的感覺，也是層層疊疊的。有對秋高氣爽的愜意和留戀，有對季節變換流逝的悵惘，有對初雪的又盼又怕，盼那天地之間層層疊疊沸沸揚揚的飄灑，怕那層層疊疊越來越緊的凜冽。時光，又摺疊了一層。



瓜園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

瓜園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「上話」版《駱駝祥子》

恰逢周末得閒，在網上購買一張高鐵票，三小時從西九直達桂林，不為山水，而為正在舉行的桂林藝術節開幕大戲，上海話劇中心（下稱：上話）版《駱駝祥子》。

這是上話在今年七月推出的新版《駱駝祥子》，由被稱為內地話劇界「爆款製造機」的八〇後國家一級導演何念執導，以當代年輕人的全新視角，重新審視老舍的這部名作。

話劇從一開場就極具現代感和工業感，呈現出截然不同於過往北京人藝經典版《駱駝祥子》的氣質。在舞台的設計上，導演別具匠心，以一個三層高的圓柱形的鋼鐵結構裝置為舞台的主體，不僅變化出各種不同的戲劇空間，也與這個版本的《駱駝祥子》所強調的核心概念相映襯。

在劇本的改編上，上話版《駱駝祥子》打破了老舍原有的順敘方式，大膽使用了倒敘的手法，從祥子最終的不幸結局開始，一點點展現他是如何從一個拉車的青年走向

深淵。整部劇分為四幕，每一幕都首尾呼應，形成一個循環式的戲劇結構，突出了人物的命運感，將劇作從舊時代摧毀底層人民的故事，變成更具有現代性的，叩問命運對人性摧殘的輪迴的思考。

本劇另有一大亮點是機器駱駝，導演希望以此進一步帶來在當前時代對AI的詰問。但在筆者看來，機器駱駝的設定有些形式大於內容，與老舍的文本之間的對照亦牽強，最多只是增加了一些舞台的趣味性。

演出沒有中場休息，兩個小時一氣呵成；藝術節期間池座的正價門票為一百二十八元人民幣。總之是一個具有先鋒實驗氣質的現代性很強的改編，值得一看。



談文論藝 嘉妍

逢周五見報

老北京有句俗話：「樹小牆新畫不古，此人必是內務府」，諷刺的是新貴暴發戶。對時間的敬畏是人類最深層最本根的敬畏，或因此故，舊物常讓人感到一種獨特的威嚴。庭院高深的舊宅，參天合抱的古木，亂石嶙峋的河床故道，自不必說，即便半塊殘碑、一片碎瓷或幾本破書，也能透出文化的意味來。

書是文化的載體。不過，有書不一定有文化。清人筆記中說，到人家裏去，如果藏書嶄新，插架整齊，這家子弟多半是不讀書沒學問的，若是藏書凌

亂破敗，散放各處，才真算讀書人的家庭。這話是不錯的。我曾見過一些人的書房裏，硬木的櫃、黃銅的鎖，成套的書，簇新的、挺括的、一本挨一本的，插得嚴絲合縫，想抽出一本極其費勁，想來這些書是用作收藏而非翻讀的。真學者的家裏，書不但不多，而且亂，哪本書在哪裏，只有書的主人清楚。

但也有例外，我有位老師，書架裏三層外三層，塞得滿滿當當，擺放不但齊整，且其位置做着某種周期性的變動，這次去拜訪時，宋史方面的書擺在顯眼位置，兩個月後再去，有關唐詩的

視角與聚焦，主導了我們面對人生的情感強度。當我們聚焦得太緊，只將目光放在當前眼底的肚臍洞上，哪怕像等不到巴士一般雞毛蒜皮的事，都會牽動、干擾情感，令人容易焦慮、失控。

相反，當我們將視角放得太遠，以「上帝視角」觀看無邊無際的宇宙，人生又會變得微不足道，令人失去生命的活力，彷彿生命隨時灰飛煙滅，也談不上有什麼價值。

「無限的時間與空間對照出人類的有限。」德國哲學家叔本華寫道：「這就是『存在的虛無』。人們搞不懂，經

過了萬年突然存在於地球；再經過數萬年後，也許又不復存在。」

這個「搞不懂」的虛無，啟發了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，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卡繆，寫下了一個描述人們理解不了宇宙與生命關係的形容，那是「彷彿人在玻璃隔板對面講電話，你聽不到他說什麼，但你可以看到他比手畫腳不知道在幹嘛。你好奇他為什麼活着。」

我們，既是那玻璃隔板外的人，又是那比手畫腳的人。面對宇宙的無限，我們可以如何理解渺小的生命呢？或許，早於一千多年前，唐代文人柳宗元

過數萬年突然存在於地球；再經過數萬年後，也許又不復存在。」

我們，既是那玻璃隔板外的人，又是那比手畫腳的人。面對宇宙的無限，我們可以如何理解渺小的生命呢？或許，早於一千多年前，唐代文人柳宗元

過數萬年突然存在於地球；再經過數萬年後，也許又不復存在。」

書新書舊

書又佔據了C位。決定書的走位周期的，是書主人的學術興趣。原來，在開始一個課題的閱讀研習前，他總要把家中與此相關的書都找出來，放在容易取到的位置，課題完工，興趣轉移，再換一批書。

至於書之新舊，又不盡然。有些人閱讀很「費書」，筆劃指指，被讀過一遍的書如在酷吏手中受了一次嚴刑拷打，遍體鱗傷，不忍直視。我有位大學同窗，讀書時手汗如雨，寓目之卷頁盡皆起捲發黃，堪稱「毀書狂魔」，被所有同學拉入借書黑名單。電子書的發

明，實在是對他極大的解放。也有人對書極為愛惜，手持一卷，如抱新生孩兒，輕手輕腳，唯恐碰損，讀有所得，不忍在書上寫畫，而必錄之另紙。兩種讀法，孰優孰劣，我難下斷論，讀得其樂，便是王道。

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小石的意義

已經給我們留下了線索。

在《小石城山記》一文，柳宗元寫到他在路上遇見奇山異石，見到「其上為睥睨、樑欒之形，其旁出堡塢，有若門焉。」他繞着堡塢走上去，看見長着好看的樹與竹，細看之下，更發現它們種得或疏或密、或俯或仰，像是有智慧的人悉心布置。

於是，他想到自己「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」，又問：如果有造物者，祂為什麼會把如此奇山異石安排在荒涼無人之地呢？

這是一次哲學的叩問，而答案正在

幫助我們思考「宇宙無限而人卻渺小」的問題。宇宙有無數的小石城山，卻在柳宗元眼內，成了不可多得的奇山異石。換言之，小石城山的意義，不在其本身，而是人賦予的。

只要人有了尋見意義的視角，也就找到了活着的理由，無懼於宇宙的大，或小。



古文日常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我的老派習慣

下採訪資料的記者。現在大家多使用平板和手提電腦了，刪改、截圖和存檔也方便，我卻覺得除非在正規教室或會議室中，否則打開電腦好像太着跡，而且帶着電腦四處走也挺重。若使用手機備忘，我又擔心講者會誤會我在玩電話，手機和電腦的彈幕也容易令人分心，倒不如先用原始的方法簡簡單單記下資料，有需要回家再用電子設備整理。

數天前參加教會崇拜，牧師講道時，我瞥見前排有一位老太太，一手拿着一疊小小的便條紙，一手搖着筆桿，

各條「死線」。事實上，我也使用手機行事曆，所以再寫實體日程是多了一重功夫，但對於冒失的我而言，這老派風格就是多重提醒。

我的老派作風當然不止於此。現在出席講座或參加進修課程，我仍會帶着筆袋和袖珍筆記簿，筆袋中有原子筆、鉛芯筆、改錯帶、間尺和橡皮擦；筆記簿則是皮面有橡筋綁帶那種。只差一個放大鏡，我就像來自小說中忙着探案的福爾摩斯；只欠一支錄音筆（其實我仍有用），又可以化身世紀要頻繁記

敏少年時就頗為聰明，祖父便囑託董其昌對王時敏進行指導。因王錫爵家中名畫收藏豐富，王時敏從少年時便臨摹古畫並鑽研筆墨畫法。

王時敏代表了清代初期正統學院派的主流畫風，他繼承了董其昌「南宗」文人畫的美學，力主摹古，從古代文人的作品中體現典雅的精神。



館藏擷英 間雅

逢周五見報

緩慢又慎重地記下重點，專注、認真、優雅。那一刻的畫面很美，畫風古典又知性，那長者的背影與動作，讓我覺得她在人群中特別迷人和吸引。但願數十年後的我，即使老態龍鍾，也能像她一樣，在俗世中依然故我，充滿神采。

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《仿王維江山雪霽》

本月八日，我們迎來了二十四節氣的「立冬」，這意味着冬季的開始。雖然香港這周還有不少人穿短袖，但我國部分地區已經進入了冬天，東北多地迎來今年冬季的第一場大雪，哈爾濱的降雪量更是達到暴雪級別。香港不下雪，就讓我們透過王時敏的《仿王維江山雪霽》，「穿越時光去看雪」。

《仿王維江山雪霽》（附圖，局部）又稱《做王維江山雪霽》，紙本，設色，長一百三十三點七厘米，寬六十厘米，現收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。此畫作於戊申（公元一六六八）年，畫家王時敏時年七十七歲。

這張畫裏，近山、遠山，近處的水，都是重點表現之處，乃至於近處石階上的一抹綠更是點睛之筆——景物微暈於薄雪輕霧之中，使我們知道這是天晴之後明媚陽光下的雪。畫中一派初冬季節的蕭索氣氛，又洋溢着濃厚的生活情趣。

圖上山岩有着傾斜的走向，構成奇特宏偉的山形，充滿動勢。全畫多勾染、少皴紋，畫樹以細筆勾勒，設色以石綠、赭石、白粉為主，正是畫雪景之古法表現。

王時敏，本名王贊虞，十二歲時更名。字遜之，號煙客，晚號西廬老人，江蘇太倉人。王時敏的父親王衡中年早卒，此後王時敏一直由祖父王錫爵撫養。王時

敏少年時就頗為聰明，祖父便囑託董其昌對王時敏進行指導。因王錫爵家中名畫收藏豐富，王時敏從少年時便臨摹古畫並鑽研筆墨畫法。

王時敏代表了清代初期正統學院派的主流畫風，他繼承了董其昌「南宗」文人畫的美學，力主摹古，從古代文人的作品中體現典雅的精神。



館藏擷英 間雅

逢周五見報

江南的秋

中秋一過，桂花大多凋落，空氣中的甜香由濃轉淡，直至若有若無。已到「留得殘荷聽雨聲」的時節，荷花不見了，荷葉枯黃，又丫丫擠滿荷塘，零星几朵睡蓮還在頑強開放。同樣頑強的還有小區的夜釣者。無論陰晴冷暖，總有幾位每晚不屈不撓地在小河邊駐守，帽子帶燈，釣竿上也裝有燈珠，是利用魚類的趨光性吸引牠們咬鉤？邊上流浪貓鬼鬼祟祟地嗅聞水桶，希望分得一杯羹。

秋天在江南是個尷尬的季節。夏日炎炎，汗流浹背，讓人不適，但也給人深刻印象。冬季北風凜冽，有時滴水成冰，同樣令人刻骨銘心。而江南的秋天不但時間短，也不像北方那樣秋高氣爽。難得有白晝藍天白雲，夜晚皓月清風的日子，反倒是陰雨天居多。氣溫並不很低，但整體感覺陰冷，母親老抱怨曬不乾衣物。

這個季節開放的鮮花也不多。洋名叫「曼珠沙華」的石蒜，美稱為「彼岸花」，本質上是種野花，現也凋落了。菊花品種多，但似乎只是公園才有的風景，並不受到小區物業和住戶的青睞。居住城市，也看不到田野裏稻麥金黃，枝頭碩果纍纍的豐收景象，只能靠中秋、重陽的節令食品來標記歲時的變遷。

忙碌了幾個月，暫時空下來怪不習慣的。不是沒有工作任務，但轉換項目需要重理思路，再做安排，不像之前那樣按慣性前行，自然而然，所以心理上不免有點懶惰。事情還是要做的，目前就當暫時休整吧。對美國中西部小鎮的居民來說，秋日可不就是儲藏食物、養精蓄銳的季節？前方還有漫長嚴寒的冬季要應對呢。

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「雷霆救羊」

多年前看過一部美國電影《雷霆救兵》（又譯《拯救大兵瑞恩》），是史提芬·史匹堡執導的戰爭片，劇情描述在諾曼第登陸後，美軍八人小分隊深入敵後，在槍林彈雨中找尋二等兵Ryan，並將其平安送回後方的故事。

最近，在英國也上演了一齣「雷霆救羊」戲碼，一隻名為菲奧娜（Fiona）的綿羊，受困於蘇格蘭高地克羅默蒂灣的懸崖至少兩年。二〇二一年，這隻「獨居隱羊」首被發現，當時划皮划艇從克羅默蒂灣經過的特納，遠遠望見懸崖之下牠孤獨的身影。兩年後，當特納划皮划艇再經此處，發現菲奧娜仍孤單影隻，羊毛又厚且長，壓得牠站不直身體。

為拯救這隻「英國最孤獨的羊」，特納將菲奧娜的照片發網求援。蘇格蘭愛護動物協會和當地農民幾經嘗試營救，終因地勢險峻而不得不放棄。今年十一月四日，五位年輕農民自發組成救援小隊，帶備無人機和救援工具直闖險地，其中兩人在懸崖頂部操作絞車，另三人垂降二百五

十米，終在山洞找到菲奧娜，並借助工具成功助其脫險。

重返「羊類世界」的菲奧娜，沒有一個農場主出來認領，牠與當地牧民養的羊亦品種不同，到底菲奧娜從何而來？兩年前如何進入二百五十米深的「無羊之境」？至今仍謎團未解。

「雷霆救羊」的故事，也常在內地上演。今年元旦，甘肅省白銀市，一隻岩羊誤踩鋼絲套，被困懸崖。幸被三位徒步的「驢友」發現，他們甘冒危險，爬上三十米高的懸崖，用隨身攜帶的多功能小刀和其他工具，解救了這隻可憐的岩羊。七月，在新疆溫泉縣安格爾格鎮一處崖壁上，七隻山羊被困。當地民警和消防員經過三小時攀援，到達羊群附近位置，考慮到垂直地勢，最終選用索降方式救援，助七隻山羊逃出生天。



萌寵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